

之絕非有出者誰敘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
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事而樂饑餓門者可非乎失羣迷
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
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自敘

抱樸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
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荊州刺史
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
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
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琊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

道藏輯要

抱樸子

臺

虛集九
又七

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
千戶開國初侯之弟隨侯徵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爲訟功
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
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盡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
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
文辭不獲已受爵卽弟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於令基兆
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
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也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
江而家於句容與弟躬耕以典籍自娛又累使奉迎驃騎驃騎
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於累世無居

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才仕吳歷宰鹽臨安山陰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固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建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邊疆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貤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道藏輯要

抱樸子

三

虛集九
人文八

贈不入於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措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否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嬈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饑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豈能讀書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眾書乃無不暗

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籍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棊太乙飛符之屬人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乙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于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眾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前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嘆憾今

道藏輯要

抱樸子

卷

虛集九

×××

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駸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藍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腳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樸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僻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閉居守靜篳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

僕籬落頓決荆棘叢於定宇蓬莠塞乎階甍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怒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常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捷恆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樸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闡至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疵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旦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眾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

道藏輯要

抱樸子

一真

虛集九
X 文 8

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添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家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悟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被靜心者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於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識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

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善者用時或齎酒殺候洪雖不傳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賈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惓惓官府之

道藏輯要

抱樸子

卷

虛集九
X 文 8

間以窺括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萑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譏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賢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

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准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憾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况非我安可爲取許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於我者遠是乎異於我者遠非乎

道藏輯要

抱樸子

翼

虛集九
又又

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憾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村鎮業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暨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會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檐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摭得眾者洪卽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人馬皆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鼓帳無所損失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

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法
伏波將軍例給布百疋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
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於
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
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
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比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
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籍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
洪爲參軍雖非可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
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頗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
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

道藏輯要

抱樸子

一

虛集九
×××

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
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
競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
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
况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
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之
靜哉且知之誠難以不得借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
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
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
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誠欲以違遠謹謹使心不亂

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來者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至於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尙餘百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

道藏輯要

抱樸子

三

虛集九
又又又

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二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仙傳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雜奇要二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悸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間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論自敘未及彈棋擊劍之事有意於畧說所知而實不敷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文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嘗鬪鷲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口盼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書睡是以至今不知棋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

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憾之憂鬪訟之變聖人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道藏輯要

抱樸子

原

虛集九
×文八

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竊詔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旣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也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先

道藏輯要

抱樸子

一

虛集九
又文也

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改旬而凋墜雖飛颺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爛黃髮如激箭之過隙况或未明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明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沉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况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言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眾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麒麟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騰揚匡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

不剛乎鐘鼎故國書禮之益不為自斂之篇雖無補於窮亦賴
將來之有述焉

道藏輯要

抱樸子

卷三

虛集九
八十八

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學術資源網

